



回家路彎彎——混血青年的認同之旅

家に帰る道は曲がりくねっている：混血青年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旅
The Winding Road Home: The Identity Journey of a Mixed-Heritage Youth

文・圖 | 朱繡琇 Muakai Ruviljvilij (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四年級)

我來自台東縣達仁鄉土坂村，是一位排灣族，同時也是祖籍在山東省即墨縣的外省第三代。

我是原住民，但我沒有原住民身分

我出生在一個原漢融合的家庭，因為父母工作的關係，從小在布農族的部落長大，因此，我從未懷疑過自己的原住民血統，卻因為沒有法律上的原住民身分，在認同的道路上屢屢受挫。

幼稚園時，我曾自信滿滿地告訴老師：「我是原住民！我媽媽是排灣族，高高白白的爸爸應該是阿美族吧！」那時的我並不明白父親是漢人，而跟隨父姓的我，在法律上並不具備原住民身分。當時老師還小心翼翼地向母親確認我的身世。



收穫節親善公主、王子合照。

雖然這些往事，後來成了家裡茶餘飯後的笑話，卻真切地反映了當時《原住民身分法》的困境——許多和我一樣深愛並認同自身文化的混血孩子，卻無法在法律上獲得正式的承認。

升上國中我鼓起勇氣向父親提出「改從母姓」的要求。父親非常為難，因為我

是家中的長孫，擅自改姓對傳統漢人家庭而言無疑是一場家庭革命，他必須面對來自祖父母反對的巨大壓力。但當時年幼的我不懂父親的難處，甚至對他發脾氣，認為他不尊重我的認同。

經過多次溝通，父親最終提出一個條件：「只要妳

考過族語中級認證，我就支持妳改姓。」那一年，我拚了命地學習族語；隔年，我順利通過認證。母親帶著我辦妥手續，我終於正式取得了原住民身分。這個決定確實在父親的家族中掀起了波瀾，但父親

始終站在我身前，替我擋下了來自長輩的質疑。

命運有時像開了我一個玩笑。就在我改姓後的隔年，《原住民身分法》完成修法，弟弟不需要改姓，只要並列傳統名字就能取得身分。偶爾我會想，如果法律能早一年通過，也許我就不必經歷這段波折；但更慶幸的是我跨越那道門檻時所做的努力，成了我堅定身分的底氣。因為那不只是一次姓氏的變更，更是我跨越層層障礙、走向自身文化認同的深刻歷程。

修法後，獲得原住民身分變得更加容易。對於我們無法在自己部落長大的孩



獲選親善公主，與傳統領袖隔連杯。

子，獲得原住民身分是很重要的認同歷程；在身分上，能被法律認定原住民身分具有很大的意義。就我而言，我並沒有否定自己漢人的身分，不過只因為我的姓名就必須被認定是非原住民，使人感到挫折。我非常樂見與我相同境遇的族人，能在未來更容易獲得原住民身分，並且在法律上的身分認同能被認定。

為自己發聲：回應升學制度的質疑

「原住民升學保障制度」總是會在升學期間成為同儕間熱議的話題。我經常聽到身邊的朋友議論甚至質

命運有時像開了我一個玩笑。就在我改姓後的隔年，《原住民身分法》完成修法，弟弟不需要改姓，只要並列傳統名字就能取得身分。偶爾我會想，如果法律能早一年通過，也許我就不必經歷這段波折；但更慶幸的是我跨越那道門檻時所做的努力，成了我堅定身分的底氣。



疑這項制度，認為這有失公平。面對這些聲音，許多原住民學生因為不了解制度成立的背景，只能選擇默默承受，心裡委屈卻不知如何回應。父親也總是以此告誡我不可用原民身分取得學歷，這樣的要求再次讓我感到身為原住民的原罪。

我不甘於只是沉默，於是邀請了四位朋友，一起梳

站在祖先生活過的土地上，我突然覺得自己不需要再證明什麼。尋根不是為了找到一個能證明身分的地方，而是回到家，重新認識家人曾經走過的路，也找回自己與家族、祖先和土地之間原本就存在的連結。



至舊古樓，外婆出生的家屋前合影。

於是，我們利用課餘時間走訪了幾所原住民國中小，向弟妹們分享這項制度的由來與運作方式。我們希望他們不只懂得使用這項權益，更明白其背後的歷史意義，並能勇敢、自信地為自己的身分說話。

在原住民身分更容易取得後，越來越多人質疑是否會有人利用這項政策來考取更好的大學，但我認為無論是怎樣的规定，一定都有可能被有心人利用，不如正視政策的優點。想靠原住民身分加分上大學，有一個必要條件就是考取族語認證，這其實讓許多沒有機會接觸文化的學童，有一個很好的管道學族語，老實說我家裡也不太使用族語，而族語認證讓我有系統、有目標的學

習排灣族語，我身邊一些朋友第一次學族語也是為了升學考試。以結論而言，原住民升學保障政策確實讓更多原住民學子增強族語能力，離文化、家鄉都更近一點。

流著土坂的血，尋找自己的位置

因為爺爺是外省人，在土坂的家裡我的綽號是「大陸妹」。曾經的我非常討厭這個暱稱，討厭自己過於突出的身高、比家人白皙的膚色，更討厭自己長得不像大家刻板印象中的排灣族。我深深恐懼著被否定，害怕別人認為我「不夠原住民」，害怕自己不被部落接納。

理這項政策的歷史脈絡與運作機制。研究後我們發現，升學保障制度最早源於特定的歷史背景，甚至帶有早期國家同化政策的影子；而演變至今，該制度採用的是「原住民內部競爭」機制，完全不會占用非原住民學生的普通升學名額。

我們或許無法立刻消除社會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，但至少可以讓原住民學生在面對質疑時有所依據的為自己發聲。

對我而言，「回家」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該如何走進部落？該以什麼身分融入大家？沒有一起長大的同儕，我又該如何進入他們的圈子？每一次尋求認同的過程，都伴隨著對自我價值的懷疑。

想起小時候有一次回家參與收穫節，我興致勃勃的參加每年都會舉辦的「親善公主選拔」。這一晚各家族都會派代表參與選拔，全村在傳統領袖家跳圍舞同慶。

評審會在大家圍舞時，依據儀態、族服的完整度與美感，以及對部落的貢獻度等進行評分。我和其他青少年男女著裝齊備地踩著舞步，期待能以部落孩子的方式被看見，沒想到最後，我卻被認定是「外賓組」。當下我非常沮喪，這件事正好戳中了我內心的軟肋，也更確信自己要更常回家，讓大家認同我是土坂的孩子。

求學期間，我加入了家族尋根隊，跟隨母親多次造訪早已隱沒在大山深處的舊部落。高二時，我們從土坂出發，一路沿著大竹高溪上游翻越中央山脈、再下切七佳溪，耗時整整四天，終於在四百多戶的舊古樓社中，找到了外婆出生的家屋。

當我終於站在外婆出生的家屋前，心中並沒有預期中的劇烈波瀾，反而是一

種異常的平靜——彷彿自己很久很久以前就住在這裡，如今只是終於回到了家。這四天的回家之路，讓我的內心徹底踏實堅定下來。那一刻我深刻明白，自己就是屬於這片土地的，我的根早已深深扎在這裡。

過去的我總是努力證明自己是排灣族，害怕別人因為我的姓氏、外表或成長經歷而否定我。但是站在祖先生活過的土地上，我突然覺得自己不需要再證明什麼。尋根不是為了找到一個能證明身分的地方，而是回到家，重新認識家人曾經走过的路，也找回自己與家族、祖先和土地之間原本就存在的連結。

2023年的收穫節，我再次參加收穫節的選美之夜，我第一次用母語在大家面前自我介紹，告訴大家我來自土坂，我的名字叫做Muakai Ruviljivilj。這一次，我獲選「親善公主」，這項殊榮讓我有種真正被土坂認同的驕傲。

我的名字叫Muakai

很少有人會以Muakai稱呼我，直到大學加入原住民社團，第一次有人以族語名字稱呼我。那一刻，被看見的不只是名字，更是我完整的



至國中小分享原住民升學保障政策。

當我決定回家、決定擁抱自己的文化時，一路上都有人願意牽起我的手，給我一次又一次的機會。然而我也明白，並不是每一位青年都能如此幸運，還有許多人依然在尋找一個回家的契機，等待一個被理解與接納的可能。



身分，內心有種難以言喻的感動，我想這就是名字的重要性，他不只是身分證上冰冷的文字，同時也是代表了自身的認同。

在一堂關於身分認同的社課上，我第一次坦承了自己在認同道路上累積的創傷，說著說著，眼淚便止不住地潰堤，甚至哭到無法說話。社課結束後，一位同樣來自土坂的哥哥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溫柔地對我說：「沒有人能否定妳認同自己文化



至舊社做田調紀錄。

的努力。」

這短短的一句話，瞬間治癒了那個長期害怕不被接納的自己，也撫平了那個拚命想成為排灣族、卻始終懷疑自己「夠不夠格」的傷口。謝謝社團的大家，在我介紹自己叫做 Muakai 的那天，你們願意牽起我的手一起唱歌跳舞。

名字代表了自我身分的認同，我認為能夠並列族名對我們這種混血小孩而言，是一種雙重身分的認可。在身分證上我們有來自父親家庭的漢姓、漢名，也有母親家庭隔代傳承自外婆的名字，無疑是照顧了我兩邊的身分認同。不過大多數的原住民族人沒有漢人身分，他們認同自己的族名，但不認

同那個為了登記身分而取的漢名。過去禁止單列族名，無疑是否定大多數原住民的認同，並強制他們以異文化的方式被定義身分，現行法律更加開放包容，已有些許族人單列族名在身分證上，我非常感同身受這種身分能被尊重、被認同的重要性。

彎彎回家路——成為牽起別人的那雙手

我常常覺得，能身為原住民是一件無比幸福的事。雖然我只有二分之一的原住民血統，但原住民的哥哥姐姐們都願意接納、照顧迷茫的我，正因為曾經被這個世界溫柔地接住過，我也渴望有一天能將這



與土坂青年一同參與阿米斯音樂節演出。

份溫暖回饋給家鄉。

但我仍然困惑著：「我該如何真正回到部落？」

高中畢業前，學校要求我們需要一個月的社會見習，我主動向學校申請回到土坂的民宿工作。我選擇了「部落打工」作為重新認識家鄉的起點，那是我第一次長時間留在土坂生活，也順利讓更多族人認識了我。近年來鄉公所提供許多暑期工讀機會，我認為這不只是青年返鄉的工作契機，更是重新與土地連結、回饋部落的橋梁。

有許多原住民青年因為各種因素未能在部落成長，與我有著相似的困境。他們雖然渴

望學習文化、融入族群，卻往往缺乏一個開始的契機。我始終覺得自己是幸運的。當我決定回家、決定擁抱自己的文化時，一路上都有人願意牽起我的手，給我一次又一次的機會。然而我也明白，並不是每一位青年都能如此幸運，還有許多人依然在尋找一個回家的契機，等待一個被理解與接納

的可能。

如何回家？如何認同自己？如何在法律身分、家庭背景與文化認同之間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？

這不只是我個人的生命課題，也是當代許多原住民青年正在共同面對與跨越的時代課題。◆



朱繡琿 Muakai Ruviljivilj

台東縣達仁鄉土坂村人。排灣族。2004年生。目前就讀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四年級。身為外省第三代的混血排灣族，卻在布農族部落成長。曾就讀於均一實驗高中，因從小在多元文化及複雜的認同下成長，對於原住民議題產生興趣，在學習文化的同時尋找自我認同。